

南图藏抄本瓶园子《苏州竹枝词》

刘 枚

竹枝词源于巴渝民歌，自唐代诗人刘禹锡首开将竹枝词引入文人诗歌创作的风气后，后世文人效之，创作了大量竹枝词。历代的竹枝词，有一共同特色，这就是以浅显易懂的文字，描写各地的风土人情。正因为如此，所以各个地区的民风民俗、社会生活，乃至经济文化状况，在竹枝词中都有反映，既有文学价值，又有史料价值。

近些年来，不少研究者致力于竹枝词的搜集，编辑，出版了一些地区性的竹枝词集，如《清代北京竹枝词》等，1997年12月，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雷梦水先生等四人所编的第一部全国性的竹枝词集《中华竹枝词》，此书共六册，二百五十多万字，辑录自唐代至民国初年全国各地的竹枝词，计有一千二百六十多位作者的两万一千六百多首竹枝词。最近，姜德明先生在《琉璃厂人》一文中说，中国书店的刘连仲先生，在“此书以外，又做了大量的补遗工作，从清顺治起至宣统民国年间，共收漏收的、佚作六万五千余首，包括清代作者五百余人，民国作者近百人。”^①

历代文人所写的大量竹枝词，大都散见于他们的诗文中，有竹枝词专集问世的，是比较少的。从历代文人诗文中辑录竹枝词，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仅清代诗文集就有约四万种。要想把历代文人的诗文集翻检一下，不是少数人在几年时间里能够完成的。

但是，把竹枝词专集搜集得比较完备，却是可能的。

雷梦水等编的《中华竹枝词》江苏部分，漏收了一部重要的竹枝词专集，这就是清代康熙雍正年间画家章法（瓶园子）所写《苏州竹枝词》。此集无刻本，只有抄本存世，2001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苏州大学图书馆赵明先生等编的《江苏竹枝词集》收有此集，系据清末抄本过录（以下称苏州抄本）。南京图书馆古籍部亦藏有此集抄本。笔者把南图抄本与苏州抄本两相比勘，发现苏州抄本遗漏较多，文字与南图抄本不同之处亦属不少，南图抄本远优于苏州抄本。现将南图抄本作一简介，以供收录和阅读此集者参考。

苏州抄本收竹枝词七十三首，集前有作者自序，末署“康熙六十一年蒲月昆山瓶园子稿”。南图抄本在作者自序前较苏州抄本多出五篇序文，这五篇序文是：汤云士序，末署“同里弟汤云士书”；朱俪紫序，末署“雍正癸卯（1723）小春寓吴门狮子林书”；守朴子序，末署“新江守朴子书于金阊之青云室”；周羽仪序，末署“雍正十有二年岁次甲寅菊月同里周羽仪撰”；尹渠源小序，末署“甲寅（雍正十二年，1734）春二月娄东晚尹渠源拜撰”。南图抄本多出的五篇序文，是抄写者“觅补抄全”的。从这五篇序文中，可了解章氏其人及所作竹枝词的趣旨与特色。如从朱俪紫的《序》中，可想见瓶园其人：

闻其言而观其行，即可知为何如人……今读瓶园子竹枝词，知其不闲无暇及此，其殆闲人，非忙人也。及其吐词，无不趣甚，则又是趣人，并非厌人。乃细揣其嫉俗之心，出忤俗之语，则又是怪人、奇人，非庸人；是冷人，非热人矣。若据其语意恳切，不避人怒，是真人，非假人。至若不揣此风之断难力挽，即挽之亦不能速改，诚一呆人，岂乖人，一痴人，苏人之罪人，梦人，岂醒人哉。要之一言断之，曰瓶园子总不是时人而已。

《苏州竹枝词》分三部分：“艳苏州”、“说苏州”、“咄苏州”，其撰写趣旨特色，汤云士和守朴子在序中都有很好的说明。汤云士在

《序》中说：

艳苏州者，说苏州也。咄苏州者，亦说苏州也。夫说苏州者，歌诗之流，风人之致也。瓶园先生……游于苏，随所见闻，辄作诗盈帙，名之曰“竹枝词”而说之……瓶园曷不曰歌曰咏，而曰说，歌咏则昔人之所同，说则瓶园之所独，诙谐谈笑，如家常人说家常话，人人都解。苏州一郡，万家烟火，尽在瓶园挥麈清谈中矣……说苏州之作，说其岁时，说其风景，说其侈靡，说其流荡，闻之醉心，谈之色飞。苏州一说，分外娇丽，而究之人心，风俗之敝，已无不见于言外。

守朴子在《序》引用章氏与他交谈的话说：

予之“艳苏州”、“说苏州”、“咄苏州”，非谓其人尽然也，目之所遇，心之所感，形诸咏歌……直陈其事，而义自明，庶使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乎。

又说：

今观瓶园章子所作，凡吴门可惊可愕之事，可悲可悯之形，皆于《竹枝词》中载之，虽诗史之详，不是过也。夫章子愤时嫉俗，而出发诙谐，似不减东方（朔）、淳于（髡）辈。

大家知道，不少竹枝词中写有夹注，这些夹注，从史料角度看，其价值往往超过竹枝词本身，因为竹枝词一般只是七言四句，诗句要精练，不能像夹注那样说得明白具体，文字长短不受限制。南图抄本《苏州竹枝词》优于苏州抄本，除多出五篇序言外，更重要的是《苏州竹枝词》中一些有关苏州社会民风民俗史料价值较高的夹注，不见于苏州抄本，只见于南图抄本。如《苏州竹枝词》中“咄苏州”第十二首：

一平一色出亏银，赎当加平加色真。

执戥尚争此外利，二分起息杀贫民。

苏州抄本只有第一第二两句后有夹注，南图抄本四句后都有夹注。第一句夹注为：“当出之银，九钱九分为一两，名为亏一平。定

例出进九七色，则以九六色为九七色，名为亏一色。甚至零件，搭九五色不等，其亏也如此。”第二句夹注为：“赎则一两一分为一两，名为加一平，实加二平矣。再以九八色为九七色，名为加一色，实加二色矣。无不执滞不饶毫忽。甚至零件以九九色止作九七，其加也如此。”第三句夹注为：“若辈借财东之势焰以肥家，除奉东定数之外，专于剥削余利从无轻放。请看凡哂贫进当，渐渐起家，即此可知。”第四句夹注为：“譬如当银一两，即日取赎，已五六分余利矣。再加之以官利二分，一概加平加色，不饶毫忽，则富者焉得不富，贫者恶得不贫。至于戳换金珠大戮，其弊无穷。”

南图抄本的夹注，把被称为盛世的康熙朝，全国最富庶的苏州，贫民典当一当一赎之间所受残酷剥削的具体情况，一一写出，指出富者所以富，贫者所以贫，是由于富者对贫者的剥削“从无轻放”，“不饶毫忽”。

又如“艳苏州”第三十二首：

贫家不着布衣裳，丑妇多装窈窕娘。

僮仆艳同华丽子，富翁威耀比侯王。

苏州抄本只有一句夹注，南图抄本四句后都有夹注。第一句夹注为：“不是要好看，其实勉力设处以随俗耳。”第二句夹注为：“其意亦恐不随俗语耳，昔总藩杨公，禁妇女出游告示中，有云苏郡妇女不事纺织，止于针指间，积有些微，备得裙衫簪钿一两件，便思出游，以耀邻里。其丈夫辈之意中，亦谓我家女娘，甚是走得出来等语。噫，亲临上宪，宜其洞悉民情哉。”第三句夹注为：“装其子以及其使，亦艳其使以炫人目也，若仆从不华丽，家主亦因之无色矣。”第四句夹注为：“富翁有何威耀哉，呜呼噫嘻，我知之矣。不过腹中珍馐百味之脂膏，身上罗绮轻裘之色泽，门下胁肩谄笑之走狗，眼前一呼百诺之僮仆，室中金银珠玉之精华，意中大模大样之架子耳矣。”

康熙年间，苏州一些富有之家，竞尚浮华，连家中僮仆，都要装

饰华丽，否则就认为主人脸上不光彩。在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下，贫民也不愿着布衣，勉力随俗。一些端庄妇女，也要着裙衫，饰簪珥，其夫以此向人夸耀。作者对这种炫耀富贵起不良影响的侈靡之风，记而咄之。

如“说苏州”第二十六首：

台戏傍边搭小台，家家先送女人来。

未开场候由人看，临了还看逐队回。

苏州抄本只有三十余字的注，南图抄本第二句后大段的夹注苏州抄本无。南图抄本第一句后的夹注为：“若高若低，若大若小，若远若近，若平若侧，若稳若险，若滩若垸，上或遮日，旁无拘挛。”第二句后夹注为：“前其女而后其母，先其妹而随其姊，左其姑而右其嫂，扶其老而驼其幼，挽其长而抱其弱，掠同东邻妈妈，西邻婶婶，对门阿姊，后门大娘。既坐矣，随意段头甘蔗，签光荸荠，青烟橄榄，五香糖，熟苡菇、药梅、蕻片、炒熟长生果、调熟藕粉、雪糰、大肉馒头、荤素碗头馄饨、肉饺、撒泡菜、热火酒之类，尽吃。”第三第四句后的夹注为：“半日神往魂销，此刻悠然目送而已，更有聚观上轿下船，随行识其住处。”

在康熙朝，苏州是全国戏曲中心，剧作家辈出，戏班林立。南图抄本的这一夹注，描绘了民间搭台演戏，戏台旁边搭有许多小台供妇女看戏的情景。演出之日，各色各样卖吃食的摊贩齐集，场地一片繁忙热闹景象。

再如“咄苏州”第四首：

女儿出处母跟多，冷看傍人阿肯唆。

不愿为妻甘作妾，风声暗放与媒婆。

苏州抄本无注。南图抄本词后有夹注：“为妾之名不一，总不肯以小字居之。有云‘插大’，插大者，正妻卧病不起，若一鸣呼，即得插肩而上矣。有云‘两头大’，另买一室居之，其夫往还过宿，即闲书所云外宅也。又云‘等大’，等大者，其女尚幼，先买归家，等待其长

大也。意谓外人议我以女为小，请看何尝有一小字哉！”

这条夹注写苏州地区“以女为小”却避讳说“小”，反而以“大”名之，有“插大”、“两头大”、“等大”等几种为妾情况。

南图抄本有苏州抄本无的夹注还有一些，不一一引录了。另外，南图抄本中的《自序》和夹注，文字与苏州抄本多有出入，以南图抄本为优，这些也不一一指出了。

《苏州竹枝词》的作者章法是清代画家，但有关他的资料极少见。现将笔者见到的有关资料，结合南图抄本《苏州竹枝词》书前六篇序文，对章氏作一简要介绍。

乾隆《昆山新阳合志》卷三十《人物艺术》：“章法，字石渠，善画牛，亦工画菜。用墨五十载，浅深燥湿，能得其秘。冷面虬髯，时发谈论，闻者绝倒。”

冯金伯、吴晋编《国朝画识》（道光辛卯增补本）卷十二《章法》引袁慰祖《画阳秋》：“章瓶园法，常作《苏州竹枝词》九十九首，以与扬州董耻夫埒，甚传于时。善画墨菜，天趣横发，生气勃勃，无一点尘氛沾染其间，惜笔差弱耳。”

李浚之编《清画家诗史》乙下：“章法，字石渠，号瓶圃，昆山人。善写牛，又精画菜，天趣横发。有《苏州竹枝词》。”

章氏，昆山人，长期寓居苏州，他在康熙末年写的《自序》中说：“余也耕砚吴门，为岁已久。”他自言笔耕五十余年，雍正十二年尚在世，享年当在七十岁以上。尹渠源在《小序》中说，其人“状貌奇伟，皓首银髯。其处世也，不山林而尘市；其律己也，不素餐而砚耕；其为人也，不谄附而梗介。即其生平，不沽名，不避怨，不以贫富而动心，不以盛衰而改节。”

章氏是画家，以善画牛工画菜称著。人们认为，章氏之画，“其妙则在烟墨之外”。我们将章氏画牛画菜的题诗各引一首，即可想见其人其画：

题牛背牧童图(雍正元年)

不见干戈几十年，阿翁扶杖乐尧天。
儿曹但课村居业，那许驰驱觅俸钱。

自题画菜

身住江南耕钓村，淡于世味隐柴门。
穷家无物堪图画，留此清风与儿孙。^②

尹渠源又说：“人但知绘菜之事为先生独步，而不知其诗文尤先生所擅长。”章氏诗文今仅知有诗《消魂集》和《苏州竹枝词》。《消魂集》一卷未见，在《国朝昆山诗存》中辑有章氏七绝五首。《苏州竹枝词》袁慰祖《画阳秋》作九十九首，但今见抄本只七十余首。章氏在《苏州竹枝词·自序》中说：“身所出游之处，耳之所闻，目之所见，或时而称艳，或时而指说，或时而咄咄，必作一竹枝词以记之。积成若干首，去其可恕，留其不可恕，汇为一集，以请正于二三同志。”据此推测，竹枝词可能原为九十九首，“去其可恕，留其不可恕，汇为一集”时，只有七十几首了。

注：

①《文汇读书周报》2003年12月19日。

②《国朝昆山诗存》卷九。

作者工作单位：江苏教育学院图书馆